

■沙澧写手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美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

柿子红了

■薛文君

秋后，风显得格外利索，它穿梭于柿树林里，仅几个转身，柿树枝头便由绿而黄，由繁而简，地上多了层红毯，枝丫间挂起了灯笼。红彤彤的柿子在秋风里仰着小脸左摇右晃，勾起我儿时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老家院子里也种有一棵柿子树，而且个头特别大，我和姐姐手拉着手愣是没把它围抱住。记忆里的这棵老柿树，陪伴我走过了童年。

每年的三四月份，春尚在欲暖还寒中缩手缩脚，院子里的柿树就开始冒出嫩嫩的芽，像着涩的小姑娘裹一条淡绿色的围巾，在春风里眺望。只要日历一翻过五月，气温开始回升时，这些小芽儿们便不再羞羞答答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举出油光光绿莹莹的手掌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团厚厚的绿云。

没过多久，柿树开花了，小小的淡黄色花朵精致、华贵。柿树的花不像桃啊杏啊梨啊的花，质地软软的，似娇弱的小女人，而是方方正正的四边形，且质地坚硬，犹如能骑马打仗的巾帼英雄。我对这些小精灵喜欢得不得了，常常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到布袋里，然后唤来村里要好的小伙伴学着母亲的样子穿针引线，把柿花上一颗一颗串成漂亮的项链戴在脖子上、手腕上，甚至脚踝上。几个小丫头，在院子里戴着这些，高傲地踱着步，仿佛自己已经是美丽的公主了。

如果说柿花是童年最美的装饰，那柿果就是童年最美味的盛宴了。从柿花落，柿子的小青脑壳开始天那刻起，我们这群小馋猫就开始天天巴望着它长大。可柿果偏偏跟我们作对似的，个头长得特别慢，哪怕我们望穿秋水，它也得有核桃般大小且还披着一身绿衣。不过我们可等不及了，爬树猴似的骑在枝丫上，摘下几颗青涩的柿子塞进麦秸垛里催熟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天放学时，一个孩子突然说：“看，红了一个柿子！”于是大家眼都直了，旋即又都欢呼开来，连树都顾不上爬，就你争我抢地用泥块或是小砖头投掷起来，可怜的小柿子瞬间成了众矢之的。“啪！”也不知是谁射中了目标，大伙一窝蜂地扑了过去，抢到的骄傲得像个王子，没抢到的也不甘示弱，又从麦秸垛里找寻前些日子珍藏的“宝贝”。可结果往往不很乐观，或是寻之不得，或是摸了一手掉掉的柿子的酸酱，然后大家哄笑一阵，就四散回家了。

可院子里的柿树是断不能用砖瓦去砸的，大人们常常担心砸坏院里的瓶瓶罐罐，更怕砸破房顶薄薄的机

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征集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瓦。所以对院子里的柿子，我只能耐下性子一天天等它们十月怀胎，自然分娩。可我的小心眼几乎全拴在了树枝上，一天到晚数不清看了多少眼。最让人可恨的，是那些鸟雀们，它们一个个也是馋嘴的猫，且飞得比我们高，离“目标”更近。每当听到它们扇动着翅膀，从院子外叽叽喳喳地过来时，我就赶快回屋拿一根竹竿，高高举起，要把它们赶走。每每此时，母亲总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咋这么自私！其实鸟儿们精明着呢，被它们啄过的柿子才是最甜的呢！”于是我便又舍不得赶它们走了，且多了一项任务——特务似的盯紧它们，看它们的

小嘴会啄哪颗柿子。十月的风像魔术师的手，左右一挥，这些柿儿们像打翻了颜料瓶似的，个个被染得满脸通红，在枝头间嬉闹，像调皮的小灯笼。有时，风轻轻一摇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颗柿果便像喝醉的大汉般，晃晃悠悠从枝头跌落下来。这可乐坏了我们这群馋猫，忙捡起来在水瓢里匆匆过一下，汁液便“味溜”一声进了肚，那股甜滋滋的味道，是后来才开始回落在唇齿间的。这当然不是最佳吃法，倘若大人们心情好了，也会给我们烙上几张单馍，然后把熟透的柿子汁涂抹在上面，卷起来吃，那才是童年的美味。

后来，因为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慢慢远离了家，也远离了柿子树。老院里，柿子树依然像老伙伴一样，忠诚地陪着父亲母亲。

再后来，院子里要铺设水泥，哥哥们便把柿子树刨掉，截成了几段木料，从此院子里空了许多。如今，父母母亲也随老柿树去了，院子便完全空下，我的记忆也便空了。

我可常在梦里回到童年，回到柿子树下，回到父母都在的老院，回到童年的秋天。

作者简介

薛文君，女，笔名清影，1980年生于河南，喜欢散文、诗词创作。2011年开始写作，2014年加入舞阳县作家协会，2015年成为《现代诗美学》杂志签约作家，2018年被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文艺副刊聘为特约撰稿人。作品曾在《大河报》《漯河日报》《焦作日报》《知音》《思维与智慧》等报刊发表。

从文字里认识的清影

■曾东亮

三年前，有个叫薛文君的女子，无意中从一个文学微信群中加了我为好友。从此，我就不断看到一段段纯朴清新的可人文字。

一开始是惊讶于她的诗歌，一行行文字像刚出土的庄稼苗儿，带着泥土的芳醇，缀满清晨的露珠，很是清新。如“星光沾满衣襟”“童年，萤火虫里全是梦，月漫飞”“时光静如清露，忍不住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下”。意象清新灵动，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诗句。也如她的笔名“清影”，不时地在诗中闪现着清丽的影像。

薛文君也写散文，不断地在报纸上和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，题材多是一些乡村生活平凡小事，但都娓娓道来，像小河流水一般婉转自然。我读过她写的《父母的生活箴言》，文中不仅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父母对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关心爱护，还表达了作者对父母的敬爱之情。她的那篇《开在心灵上的花》，一开始写一个女伴爱养花，写自己 and 女伴品评花色品种，到让人读得厌倦的时候，忽然笔锋一转，开始写发生在女伴身上的另外一件事——被别人意外撞伤后，她选择了原谅肇事老人。前面的那些文字，原来是为后面做铺垫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薛文君在写作技巧上，心思是很巧妙的。

如果说散文只是写人记事，这样

■心灵漫笔

好日子是过出来的

■包素娜

楼下的小吃店里，大姐一人忙前忙后，操作间和前厅只有一扇玻璃门之隔，她胖胖的身子穿梭自如。

大姐手脚麻利，嘴也麻利，手中忙活不停，嘴里也不停地招呼着客人，时不时地再闲聊几句。凡是来过店里的人，她都能认得；凡是跟她聊过几句的人，她都特熟悉——谁在哪儿上班，谁什么时候来吃饭，谁爱吃咸点，谁口味清淡。大姐厨艺好，人也豁达，生意很是兴隆，一到饭点儿，小店里就挤满了人。她又是招呼又是应和，又是擦桌子让座，又是切菜掌勺，胖胖的脸上汗珠直往下掉，她却总是不烦不躁地忙活着。

我偶尔去一次也总赶不上饭点儿，所以她不是很忙，做好饭就坐下陪我聊一会儿。她的一对儿女，儿子马上大学毕业了，已经能够自食其力，不用花父母的钱了；女儿正上初中，成绩中等但很懂事，不挑吃穿还知道心疼妈妈。一提起孩子，她胖胖的脸上堆满了笑意，一溜溜的皱纹怎么也伸不平整，很是骄傲呢！我羡慕她的日子，虽忙碌但惬意。她摇摇头说：“那你就错了，我的日子可远没你想象的那么舒服，但我不服输，我相信好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！”

她和丈夫是通过相亲认识的。丈夫家穷，她不在乎，她就看中了他的老实和稳重。“穷点儿不要紧，我们都长了两只手，只要肯干，就能过上好日子！”她总这么说。

丈夫也确实能干，先是出外打工，后来又做起了小买卖，家庭条件好了，她便关了自己的小店铺，在家里专职照看孩子。可前两年，丈夫说

■文化动态

第六期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举行

本报讯（记者 左素莉）11月23日上午，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市社会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“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”2019年第六期（总第22期）活动举行，由市博物馆副馆长赵永胜为大家讲述《漯河历史上的廉吏》。

赵永胜以大量翔实的史料、朴实

■读书笔记

满怀乡愁 走在大地

——读小说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李

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，被称为波兰文学女王，她的代表作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，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，描写了一个边境小城发生的故事。全书由100多个短篇构成，每篇故事看似独立成章，实则相互勾连，如有暗线串起一颗颗珍珠一般，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。这条暗线，就是梦。

开篇第一个故事，作者就描写了自己的梦境。在梦里，时间没有尽头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。做梦者自己没有躯体，没有名字，对所见场景也没有感受，梦中的世界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作者就是个收集梦的人，全书以梦为开篇，讲述了一个个奇异的梦和奇怪的人，如冬眠的邻居、性别错乱的修士、体内有只鸟的酒鬼等。托卡尔丘克将现实与梦境相连，把白天与黑夜混为一体，把绚丽惊悚的梦与现实混为一体，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。“醒着”的状态变得可疑，“我们的世界住的是熟睡的人，他们死了，却梦见自己活着。”梦境侵入现实，指导生活，如克雷霞小姐因为反复梦见某个男人，便去寻找他。爱情对生命的意义太过重大，以致梦取代现实，成为维系克雷霞在地球上行走的引力。

这部书是小说，也是寻梦记，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非梦中花园，而是牢牢扎根于战后恢复的波兰土壤。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，如货币的更迭、药品名称的替换、安全局的监听

儿子大学毕业就要买房子了，要再拼一把，结果把全部身家都搭上了不说，还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务，丈夫连死的心都有了。但她知道后，没哭没闹，把女儿托付给公婆，一个人去南方把丈夫接了回来。

“我相信，只要人还在，只要我们还有两只手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！”为了让丈夫静心休养，也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她才又开启了现在这个小店。可丈夫经不起这样的打击，觉得负债太多，压力太大，前途渺茫，开始自暴自弃，甚至酗酒。

“儿女大了，也能理解你了，你就没想过离婚，摆脱他吗？”我问。

“人挺好的，很老实，很顾家，他也是为儿子买房才到这一步的，所以我不生气。每天早上醒来，趁他清醒的时候，我就给他鼓劲儿。他需要时间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的眼中没有消沉，只有坚定和向往。

在她的努力下，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丈夫，真的又出来工作了，一家人的日子又正常了。我说：“你还真是有福气！”她笑了，说：“别人都说我长得白白胖胖的，是个有福人，我妈总说人家看走了眼。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福，不管家里条件好坏，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；不管我生意有多大，都有人来捧场，让我能为家出一份力；不管有多难，我都没想过放弃，该哭时我就哭，哭完一抹脸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天大的事我都不往心里去，反而扛过去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福？”

是的，生活是个魔法师，我们永远不知道灾难和明天哪一个先到来。无论顺境，还是逆境，只要我们扛住了，“福”自然常在身边。

的语言，从漯河古代廉吏的基本介绍、培育漯河古代廉吏的土壤和文化根基、古代廉吏对现代党建教育的积极作用、漯河部分清官廉吏的故事四个方面，对漯河本土历史上著名廉吏的事迹进行了重点讲述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先人高尚的品格，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，坚定了文化自信。

等。波兰历史在近代独特又悲情，二战期间，它是苏德两军角力的舞台；战后，波兰收回西部失地，却失去了部分东部领土。这里曾经是别人的故乡、安置着别人的梦，到处是陌生甚至敌对的事物。横跨整个波兰而来的失去家乡的人，被命运强行安排在这里，他们找不到一所房子来安置白天、来安置夜晚，他们只能把梦当成房子。

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翁是梦，梦掩藏着也承载着生存的意义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梦是人们生活经历的反映，也是思想和情感的投影。流逝的岁月、珍藏的往事、挚爱的面孔，都会一次次出现在梦里。依照托卡尔丘克的想法，人的生活正是由白天和黑夜组成的，人生活在白天的房子和黑夜的房子里，白天的房子是清明的醒，黑夜的房子是昏惑的梦。梦是连接有意识的白天生活和无意识的黑夜生活的桥梁，人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便有什么样的梦。无意识的力量通过梦境的象征作用显现于意识之中，而人是来去匆匆的过客，不变的是大自然的景观，因为“人是风景的转瞬即逝的梦”。

所谓魔幻，讲的都是现实，白天的生活就是夜晚的梦，书中的谷地就是波兰西部地区，书中的人就是迁居而来、身心不得安宁的波兰东部人们。里尔克在《秋日》里写道：谁此时没有房子，就不必建造，值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。谁不是满怀乡愁走在辽阔的大地上，我们只能以梦为马寻找故土，以梦为房子借以疗伤。

魏老师作文培训中心

优秀作品选登专栏

现开设有初中作文班、阅读训练班，小学作文班、阅读训练班
地址：郾城区嵩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财富中心C座14楼
招生电话及微信号：13703850420

最美的彩虹

■魏老师作文培训中心六年级 张琳雅

我是一道彩虹，一道美丽的彩虹，我有令人惊艳的颜色，又有令人赞美的外貌。我每天躲在云层中，俯视世界各地的风景。

一天，我经过一片干旱地区，无意间向下一看：干裂的土地用最后的气力维持着植物的生长，河水断流露出了残缺的河床……我叹息着，忽然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和母亲对话：“妈妈，彩虹是什么呀？书上说彩虹是美好的象征，真想亲眼瞧瞧！”

“乖，彩虹只有雨过天晴时才会出现，人们都赞叹它的美貌，但是……”年轻母亲叹息着摇头。

此后，一连几天，我都来看望小女儿，她安静地端坐在椅子上，纯净的眼眸注视着天空深处。此刻，我读懂了她的心愿，我要帮助她度过这一道关卡，也要让她看看我惊艳的美貌。

我来到云朵家族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请求大家下一场雨，大家也被这个女孩感动了，纷

■人间世相

秋 菊

■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

十月，阳光地净，天空蓝得像覆盖在大地上的蓝宝石，被秋风抹拭得晶莹透亮，朵朵白云轻轻飘着，更显得洁净美丽。麦播刚刚结束，儿子正在收拾那些用过的农机具，准备入库，秋菊婶则提着水壶给门前那几盆菊花浇水。由于忙，她已经好些天没照管它们了，花盆里的土已经干得裂开了细小的缝隙。

“妈！您在干啥呢？这水都流到这里来了，您咋还在往里浇呢？”正在忙活的小伙子低头看着，发现那水像小溪一样已然流到了脚下，母亲却仍然掂着水壶心不在焉地浇着。

“哦！”秋菊婶回过了神，笑了一下说：“东亮，我在想，咱们家北地那二亩多地还是下种太少了，一亩只有二十斤，咋说一亩地也要播上二十六七斤种子才行呀，没有恁些种，咋能出来恁多苗呢？要不然，咱每亩地再补种几斤吧？”

“没事妈的妈，您就一百个放心吧！这种麦子发芽率高得很，种稠了影响通风透光，反而不好，这是专家说的，您要相信科学。还有，您年纪大了，以后这地里的事儿就别再管了，只用每天接送送这两孩子好了，您劳苦紧张了一辈子，该享享清福了。”

“啥！你是说我老了？”“难道不是吗？您忘了，今年您都七十了，还不老吗？”

儿子的话像针一样猛然扎在了她的心上，让她一阵心疼。说实话，她还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老了，总觉得有用不完的劲儿，怎么能算是已经老了呢？

秋菊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嫁过来的，过惯了穷日子，她，吃饭不挑食，做活不惜力，每年挣下的工分比村里哪个女人都多，经常被左邻右舍夸奖，加上接连生下了几个儿女，更是受公婆待见，很快便将管家权交给了她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，正值当年的她犹如上足了发条的钟，不分昼夜不停地转。她和全家人一起喂猪喂牛、种烟种瓜，啥值钱干啥。先是把草房扒了盖成瓦房，又把瓦房扒了换成平房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硬是把

■诗风词韵

在冬日的阳光里

■仲 信

在大片大片的红黄间微笑
点一点头，一丝凉凉，从发际滑落
在秋冬渐进的仪式中，也如此坦然
没有岁月蹉跎的悲欢
我们曾一起走过春天
在花叶间交换眼神
将你的手轻柔牵缠
盛夏的浓荫里，子房悄悄地膨大了
有美梦如云霞一般灿烂

叶子从枝头飘向远方
鬓角悄然染上了白烟
牵挂已胜过表白，相拥已代替亲吻
岁月告诉我们，相依为命仅有此一遭
天荒地老都已经重复千遍
叹息已在风中凌乱
笑靥如花才是唯一的眷恋
就这样吧！让我们煮一壶好茶
握紧彼此的温暖
静静守候，看飞雪覆盖人间